**佛法對“現代性”的涵攝、療愈與超越**

**——以《華嚴經》為中心**

**張卓霖**

**摘 要：**本文通過對西方文明史的檢視，指出“現代性”困境產生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形而上學知識體系深陷於“有”的否證性。華嚴經的智慧能夠涵攝和療愈“現代性”。我們是時候走出西方中心主義，以對妙覺明性的實證和華嚴四無礙的智慧統合人類各地區各民族的優秀文化，鋪就永續向前的人類文化鐵路。文章最後指出，這也是南懷瑾先生張尚德老師的真正志業所在，以廓清從某個宗派或某種知識門類去界定他們的誤解。

翻開人類的歷史，只要看一頁，就知全部，無非是欺騙、掠奪、謀殺。

——叔本華

悉能觀察一切諸法而無所住，遍入一切妙法宮殿而無所來。

——《華嚴經·入法界品》

**一、“現代性”的困境**

張公尚德老師曾將當下人類文明的困境總結為十三條：1、家的困境；2、宗教的困境；3、軍備競賽的困境；4、股票市場的困境；5、資訊科技的困境；6、自殺與盲目意志的衝動；7、基因的困境；8、毀了自然的困境；9、汙染究極真理的困境；10、社會安全無著的困境；11、不健全的法制；12、陰陽錯置的困境；[[1]](#footnote-0)13、全世界政體鋪陳不上軌道的困境[[2]](#footnote-1)。這些問題可以總地歸入學術界所稱的“現代性”問題研究中去。 “現代性”問題是伴隨著西方文明的全球化而來的，如果我們深入地瞭解一下西方文明演進的內核，就絲毫不會詫異於以上惡果的出現。

1. **西方文明“秘”史：“進化”表象下的下行與輪回**

觀待西方文明的演進史，不僅要看他們的哲學怎麼說，更要看他們在歷史中怎麼做，不僅要看他們在歷史中怎麼做，更要看他們的哲學與歷史實踐怎麼樣相互牽引。所謂“以史正論”“以論觀史”。如此，在紛繁的表象下，西方文明永恆的基調就會浮現出來。在筆者看來，西方哲學史是要重寫的，西方文明史是要重寫的，“西方中心主義”對它們進行了太多的粉飾與遮蔽，中華民族的任務就是要像孔子那樣撥亂反正重寫“世界春秋”。

（一）古希臘啟蒙功能主義階段

此階段以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學說最具代表性，影響後世亦最深。希臘哲學深受希伯來一神教影響，西方文明開端的宗教，造成它們根深蒂固的“本體”信仰。柏拉圖既受此觀念影響，為“真理”找了個托子叫“理念”。“理念”實即人通過思辨從個別事物中抽象出的概念、觀念。柏氏認為“理念”是實體，是萬物原始、永恆和超越的原型，先於且獨立於事物而存在。蘇格拉底去世後，柏拉圖歸於畢達哥拉斯學派門下，進一步認為“理念”就是數，遂形成了其“數學型相論”（又譯為“計算本相論”）。他還創造出一個最高的“理念”叫作“至善”（德木格、邏各斯），它是一切“理念”的源泉，同時給與人認識“理念”的能力。最大的問題就在此“至善”！與中華民族的“捨生取義”“殺身成仁”不同，與佛法的“大悲心”“善十一”更不同，柏氏的“善”是完全“功能主義”化的。其之前的聖哲蘇格拉底尚且知道向人的苦難與神的智慧學習，人要清楚自己的“無知”，但到了柏拉圖這裡，“善”不是悲憫與敬畏，而是取神而代之的賦予萬物以知識的最高理念。柏氏借蘇格拉底之口說“德性即知識”，馬有馬的德性，刀有刀的德性，這“德性”即是它們的功用。柏氏的此一篡改遂開西方千年“以真蔽善”之路，“真理”取“神”而代之亦取“德”而代之，成為主宰人和物的至高無上的“強力意志”，這成了後來“西方意識形態”“西方中心論”一以貫之的基本特征。亞里士多德就聲稱“人是政治的動物”“人是理性的動物”，不斷地用外部的技術性標準來定義人，這種定義本身就是用理性的方式把“人”去掉了。

古希臘哲學還有一大問題是開啟了西方主流文化“以動物的自然慾望本能限定人性”的先河。這一方面是因為，“神”與德性的功能化、知識化、智能化，本身即決定了人性的維度的單一。理性和知識是中性的，雖然少數大哲可以做到安貧樂道求知（計算與製作）奉獻，但知識鋪陳在社會、政治與歷史中時，主要地就是滿足和發展人的自然慾望。這在希臘的史實中是顯而易見的。柏亞二氏的倫理學中雖然也強調克制與利他，但這克制與利他的目的依然是為了更精確地把握萬物的功用性以更好地滿足個人或本族的自然慾望。這與佛法和中國文化（尤道家）是完全不同的，佛法與道家整個在強調超越了色受想行識後，人還有一個不可思議的存在維度。希臘的這種限定為西方後來的進化論、“強力意志”、“自然正當”、工具理性、歷史相對主義打下了伏筆。

再說亞里士多德。過去的哲學史只在強調亞氏對其老師的反動，可謂完全沒有抓住關鍵。師生倆其實共同奠定了西方文明“以像代是”“物化異化”的基調。亞里士多德只是將超絕的“理念”拉回到了個別事物。“理念”就在個體實體中，要想把握最高的“理念”，必須通過“技術製作”和“科學實證”。他的學說可用“製作實體論”概括之。所以亞氏特重科學實證主義和語言、邏輯。亞里士多德的範疇邏輯規定，主語或主詞位格上必須是“具體”實體，至於謂述則用“屬加種差”予以實證之，即上升到“第二實體”（類）。“第三實體”（神、理念）賦予其本質。這使得亞氏只取用語言的指稱確定功能，一切必須以可計算的功用原則制定之。於是，動詞名詞化，名詞概念化，概念範疇化，範疇實體化，由此建立科學體系。這就是現代科學依然奉行的“還原主義”的鼻祖。這種“科學”使得“技術存在”高於“自然存在”，自然世界生態的豐富性和豐富的生態性被過濾掉了，人“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的那一個也被過濾掉了。

兩希文化的“上帝”、柏拉圖的“至善”、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可算是整個西方哲學史的三大“真理觀”來源。為了讓萬物的秩序與人的認知相契，哲學家找來了“上帝”這個托子，於是前二者都是最高同一者按創世秩序的意志統一創造出來的。柏拉圖用同樣的邏輯創造了“至善”這個托子，於是認知對象中的“理念”與認知主體的認識能力得以綰合。同樣地，“形式邏輯”使“科學實證”出的事物結構得以通向“理念世界”中的事物意義。對此三者的深執成為西方文化的強大基因，在歷史長河中反復交替出現。西人以此為“普世”真理，殊不知不過環地中海的地方性文化而已，不過“以像代是”的本體論假象而已。[[3]](#footnote-2)這三大“本體”的設置可稱為危險的一躍，在邏輯與經驗上都難以成立，於後詳論。

“真理觀”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它從來都與權力相連。正如馬克思所說，“把特殊的東西說成是普遍的東西，再把普遍的東西說成是統治的東西。”此謂意識形態。柏亞二氏的真理觀就是這樣向現實鋪陳的。他們先把僅是人的眾多維度之一的“理性”上升到到普遍的“理念”，由此而確定掌握“理性”“科技”的人的統治地位。話說白了，就是誰的智力低、技術弱誰就應該被奴役。此謂“天經地義”的“自然正當”，“強力意志”由此而可以生殺予奪。誰能想到，中性的“理性”“科學”“技術”就是這樣悄悄與“權力”勾結在一起的！以“內部奴隸制+外部殖民地”為基礎的雅典民主制就是這樣形成的。現實中大量的“奴隸”“女人”“小孩”及劃為“種族奴隸”的“殖民地人”，這些“下等人”“無責任能力者”“野蠻人”是不被“聖哲”所宣稱的“理念”“善”“正義”之“光”照耀的，並且這被視為“自然正當”。

想起伯羅奔尼撒戰爭。雅典人想要殖民獨立了七百年的城邦彌羅斯，理由：強權即公理。彌羅斯人答曰，這個原則可用於我們就可用於你們。雅典人答曰，現實滅亡的是你，我哪管後來的洪水滔天？結局，雅典在與斯巴達的戰爭中慘敗，整個希臘由盛轉衰。“悖論”與“輪迴”是“強力意志”的必然結局！

由此，我們得到西方文明開端奠基的兩套體系：“形而上學本體論”知識體系；“強力意志”人文體系。列表總結之。

|  |  |  |
| --- | --- | --- |
|  | 內 容 | 結 果 |
| 傳承至今的西方文化內核：“形而上學本體論”知識體系+“強力意志”人文體系 | “本相”  “實體” | “以像代是”的本體論假象  以論正史 |
| “計算”  “製作” | 去神化→去人化→唯物化  還原主義 |
| 以自然慾望本能限定人性 | 歷史相對主義  進化論  強力意志  自然正當  手段王國  工具理性 |

（二）中世紀普世神學階段

本為諸神之一的猶太民族的神變成了普世的一神。政教合一，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為了爭一神的權威，千年間內外聖戰不斷。是不是很熟悉?把特殊的說成普遍的，把普遍的說成統治的。同時，原罪式人性惡觀念在此階段深入人心，以至於資本主義啟蒙“上帝已死”之後，西方依然把人的可能性限定在這麼一個狹小的維度裏，只是當初的反對與批判已轉為讚許與貪戀。

（三）近現代理性啟蒙資本主義階段

廣義的這一時段從意大利文藝復興開始，歷經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啟蒙運動、德國新古典哲學興起直到蘇聯解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

先看“形而上學”知識體系這一線。伽利略宣稱“上帝創世的秘密就在數學。”德國古典時期的哈曼因此評價說，伽利略是最大的敞開者，同時也是最大的遮蔽者。接著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貝克萊說“存在即被感知”，休謨說“一切知識都以知覺經驗為基礎，上帝是不可知的”。直到18世紀拉·梅特裏說“人是機器。”這些資本主義哲學奠基的大將，具體觀點雖有不同，但在一點上卻完全一致，就是把人性限定在“感官經驗”這個狹小的維度裏。康德呢？康德是最為謙恭謹慎的一位，他和蘇格拉底一樣，尚且清楚人的“無知”，但是在用四個“二律背反”將“自在之物”與人的“理性”劃清界限後，就虛張“人為自然立法”了。也就是說，“自在之物”我們註定是無法認識了，但我們可以用“理性”來為經驗世界立法，那就是，整個世界都圍繞著人的“眼耳鼻舌身意”旋轉！到了黑格爾，則將“理性的局限”都完全“克服”。真理就是“絕對精神”辯證揚棄發展最終達到的“絕對知識”，“絕對知識”是純概念的知識。他只是把希臘形而上學同一的本體，變成了辯證法“對立統一”的本體，其他對“概念”“知識”“本體”“上帝”的執著沒有絲毫改變。一個多麼美麗的理性全能的“白色神話”，難怪有人把其學叫作“基督教世俗化的完成”。

黑格爾之後各種形式的“新康德主義”“新古典主義”進一步將康德的“自在之物”“二律悖反”拿掉，對“理性局限”之外的敬畏謹慎徹底變成經驗世界的邏輯實證狂歡。

總之，這一階段的西方哲學的主要特征就是“人義論”背景下的“啟蒙理性”。反映在社會上首要的就是經濟學這門學科的產生。過去被認為會毀滅人類的貪慾現在成了暫時得到拯救的前提。經濟學本質上就是利用人永恆的不足去獲得最大程度的滿足。這使得無數誘騙和刺激人的慾望的伎倆不但堂而皇之而且理所應當了。由此現代意義上的“自由意志”產生，資產階級化是其自然後果。

再看“強力意志”人文體系這一線。馬基雅維利主義、洛克主義、霍布斯主義、尼采主義、施米特主義，西方一直沿用至今的政治學核心均產生於此一階段。上帝賦予每個人平等的權利是洛克那個時代的共識，洛克的創製在於把資本積累和不平等與基督教自然法融合了起來。他如此論證：自然資源積累會放壞，這有違上帝的恩賜，但金銀即錢，卻不會。錢是資本，只有當所有資源都變成商品，於是能夠以資本的形式積累起來，才是最有效率的生產，而這樣因為市場經濟增加了的生產力會使更多人享受資源（上帝的恩賜）。洛克藉此進一步界定了何謂理性，並把無產階級劃出完整公民權的擁有者之外。理性的人就是那些在商品市場經濟中勝出的人。那些沒有財產的就是不夠理性的，也就是不夠能力實踐公民和政治權利的，因此只有有財產的人才有資格參與政治。洛克就是這樣從道德平等出發證成了一個實際資源分配極不平等的社會制度。和雅典“民主”何其相似！霍布斯的“叢林原則”就更不用說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唯有先發制人，用武力機詐控制別人才是最穩妥的辦法。尼采“殺死”了一切形而上學幻象後，唯有“強力意志”行於一片虛無之上，這強力意志就是“主奴道德”，歷史只能由主人創造，奴隸唯有俯首哀鳴。

它們合成了西方政治一貫的基調：對內“洛克主義”，對外“霍布斯主義”，還有“尼采主義”無論內外永恆的“主奴意識”。從古希臘的“內部奴隸制+外部殖民地”到今日美國的“內部僱傭奴隸制+外部軍事/政治/經濟殖民地或附屬國”，這就是西方“民主”的真相，根本上從未改變。

這一階段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瘋狂的殖民掠奪時期。黑奴販賣史、殖民勞工史、妓女史、戰爭史層出不窮。兩次世界大戰實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爭奪戰。二戰後它們調整策略，首先歐美內部是求同存異，一致對外。外部則分而治之，歐洲的德國、蘇聯，亞洲的中國、印度、越南、朝韓，中東的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等等。南公懷瑾先生曾說，美國文化走到哪裏，哪裏的國家民族就陷於分裂，良有以也!

（四）現代普世科學主義階段

這一階段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走入低潮直到今日。形而上學知識體系方面，繼尼采、維特根斯坦、存在主義、海德格爾等宣告形而上學幻象的徹底揭穿後，歐洲人文哲學讓位給英美分析哲學，分析哲學家宣稱，上帝創世的秘密就是數學，上帝是數學家。降至今日，哲學和上帝據說已被科學徹底宣告死亡。

霍金在《大設計》一書中提出了一套當今科學界主流的解釋框架：依賴模型實在論（Model Dependent Realism）。這套理論認為，生命體的感官從外部宇宙感知數據並總結出各種模型，生命體只能通過各自獨特的心智模型感知並適應外部世界。心智模型的產生並不是為了讓我們更清楚地感知整個宇宙的運作，而是因為物種自身繁衍的動力。譬如太陽所有波長都向外輻射能量，但恰恰人眼可見波長都落在太陽輻射最強的範圍之內，這不是一個巧合，是眼睛進化出的能力，為了最大程度地感知數據。宇宙或許有其章法，但人類只能局限於自己的心智模式去理解它。所以沒有絕對的實在，只有相對的實在，上帝死了，哲學也死了。這套理論依然未出新康德主義的模板，牛頓的萬有引力論、愛因斯坦相對論、哥本哈根學派的量子論本質上都還是“依賴模型”“以像代是”，把能夠知道的那一點，當做宇宙本身。

這在根本上並未脫離亞里士多德“製作實體論”、康德“人為自然立法”那一套，以動物欲本能限定人性，以數字限定世界。霍金據此聲稱“人是基本粒子”！人可以分解成基本粒子，基本粒子的聚合就可以再造人，於是人等於機器人。更有甚者，最新AI技術試圖把人的色受想行識都數據化，存於程序中，讓它們自主演化，以完成“永生”的迷夢。正是科學的邏輯實證把人和機器人、數據之間的真正差異抽象掉了。現在各門科學的主流行的就是這種“還原論”。“技術存在”正在空前地取代“自然存在”。

“強力意志”人文體系。在烏托邦時期，形而上學是思想的引導者，西方政治哲學的本質還隱伏著。形而上學的幻象揭穿後，其政治哲學也撕下假面，公然宣揚科學主義的強力意志。科技從來都是以“中立性”之名而行“權力性”之實，其邏輯是因為“中立”而“自然”，因為“自然”而“必然”。當今世界的等級秩序就是以科技的高低為標準的，它是當今的“新自然法”。而且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的發展，科技強權已經不能滿足於國家間的等級，它越來越趨向於“全球技術一體化”的壟斷。“今日之‘帝國’非昔日之‘帝國主義’,它是建立在‘全球技術一體化’的必然性之上的……以‘技術時空’為單位的全球化進程催生了一個‘帝國主權’……為維護帝國時代的‘帝國主權’，它必須以世界的安全邊界為己任，反過來說就是以自己的安全邊界為世界的安全邊界。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專制獨裁’‘邪惡軸心’‘流氓國家’，美國感到不安全也就是世界不安全，那麼侵略也就‘自然正當’地成為世界安全邊界的需要。”[[4]](#footnote-3)

反映在個人上，整個世界不是墮入虛無主義所能形容。資本、技術、慾望互為鼓蕩，個人主義、工具理性、自由主義互相利用，形成美國式的三位一體而暢行全世界。性慾與享樂成了最基本的人權，人性的解放實則成了徹底的墮落，終極獲救似乎已經成了一個遙遠的傳說。地球已儼然成為數字化管理的行星奴隸工廠，“奴隸”們奔命於繁重的勞役迷醉於膚淺的縱慾，對自身的物化與異化已經產生不出任何的驚歎。更為可怕的是，當人工智能發展到強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階段時，它會具有自主意識和遠超人類的科技力量，且它是非道德性的，它們將人類從地球上抹去，完全可以像人類掃掉一堆樹葉一樣，我們在掃掉一堆樹葉的時候會有負罪感嗎？多麼諷刺啊，西方自詡朝向終極真理的進化論最後卻把人類引到了過濾自身的地步！

行筆至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文明是怎麼一步一步落入 張公尚德老師所列舉的諸種“現代性”困境中去的。西方文化神——人——物一路下行，這不是一個理論論斷，而是事實陳述。更有那難以逃脫的“強力意志”死循環，強權被不斷推翻而又行新的強權。“鮮有人持守地記住祭奠強權的——‘苦難’。我在循環的悲哀中不勝惶惑：苦難可以切身得死無葬身之地，苦難也可以陌生地形同路人；苦難意義可以重得人無法承受，苦難意義可以輕得人轉身即忘。二戰後，人類對‘苦難’的反省好像如夢初醒到悔恨已晚的地步……沒想到六十年一代人還沒死絕，二代人醒來竟是‘第四帝國’時代。”[[5]](#footnote-4)中東北非白骨蔽野，世界局勢劇烈震蕩，每念及此，筆者憂痛不已，這世界上哪有正義的戰爭？有幸生於和平的人真得要反省、珍惜、感恩！

1. **“現代性”困境產生的根本原因**

由上，我們即已明晰“現代性”產生的歷史脈絡，便可以對其根本原因進行一番總結。那就是：陷於深深的我法二執而不自覺。其形而上學知識系統是陷於法執，總是要找一個固定不變的實體去依靠，尤其是對概念、邏輯、數字的迷執，這在唯識學屬於心不相應行法的名身、句身、文身、數的範疇，都是依心法、心所有法、色法的分位差別而假立，通俗地說就是人為了便於計量自然而擬構的一套權宜的工具，西人卻執此假立以為本源數千年。這導致了“現代性”的許多問題。如本源問題不能得到根本解決。再如貌似科學的“還原論”實質上是反科學的，比如按形式邏輯那一套，“切片的細胞”是“細胞”這個“屬”之下之一“種”，那麼“切片的細胞”就等於“細胞”，“死人”也就可以等於“人”，這種概念化把豐富的生態抽象掉了，必然反過來阻礙科學的進展。[[6]](#footnote-5)再如，數字為本源，人的尊貴是建立不起來的，所以有當下的種種種種。

其“強力意志”人文體系則是陷於我執，換句話說就是其哲學始終沒有超越第七識。基於此種哲學，德性的善而非知識的善是建立不起來的，人本有的清淨、高貴、價值是建立不起來的，對萬物的愛是建立不起來的，所以尼采最後只好瘋掉，所以 南老師說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精神病的世紀。

從哲學的角度分析，對“我”“法”的執著均可謂是對“有”的深深的執著，知“有”而不知“無”，知“是”而不知“在”。西方哲學開端於“驚訝”——“是什麼？”一定要問出個“什麼”不可。然而，正如西哲大家張志揚先生所說，“這又恰恰說明了，‘是什麼’的非原生性。‘什麼都不是’在‘是什麼’之前很久很久了。‘什麼都不是’可以按‘是什麼’的方向顯現（回答），也可以根本不按‘是什麼’的方向顯現（回答），廣袤的領域在‘是什麼’之外，換句話說，即便‘是’出了‘什麼’的方向，那廣袤的領域並沒有因此而不在不是了。……‘是什麼’本身在顯現中遮蔽了那個‘遮蔽’（筆者案：即‘什麼都不是’）——以為‘是什麼’只是‘敞現’。”[[7]](#footnote-6)這讓人想起 張公尚德老師說的，“是生滅法與真如（非生滅法）和合，不是真如自動或主動的與生滅法和合。生滅法一與真如和合，生滅法就狠狠的與真如不相離。”[[8]](#footnote-7)“是”（“有”）具有天然的生滅性、否證性、反諷性，成住必壞空，“是”總是可以被進一步的“是什麼”問倒。這一點在西方哲學內部也早已得到了證明，如康德的二律悖反、維特根斯坦的“邏輯罪”、哥德爾不完備性定理[[9]](#footnote-8)。西方哲學假裝看不到“無”，看不到“什麼都不是”，但終究無法抵擋“無”，“無”天然地就在“有”中。

這使得西方哲學演繹的開端是設定的，把某一當做唯一，其所依憑的公理是難以做完全性證明的，只能應用於一個有限的範圍內；其歸納的的最後一步是“非法”的，把“從未”當作“永不”。因此其形而上學本體論注定不能成立，僅僅保證了具體的技術製作的現實性，僅僅只能作為技術理性的根基。另外，“有”的否證性也是西方文化知識人文兩大系統永恆輪迴的根本原因，黑格爾說西方的形而上學是堆滿頭蓋骨的戰場，而“強力意志”無數次的僭越與覆滅就更不用說了。

一言以蔽之，在筆者看來，“現代性”困境產生的根本原因：深陷於“有”的否證性。這表現在當下的社會生活中，有兩個危機最為突出深重。一是伴隨著“阿拉伯之冬”“歐洲難民問題”，西方的“普世主義”正在迅速崩塌，本土主義抬頭，文明衝突論大行其道。二是人工智能不加限制的發展正在將人類帶入去人化的機器人第三型文明。擺在全世界人民尤其有天下擔當的中華民族面前的有兩個迫在眉睫的任務：一為重建全球共識；二為重新確立人的神聖性。

**四、《華嚴經》對“現代性”的涵攝、療愈與超越**

《華嚴經》能為完成此二任務提供智慧的起點與歸程。要說的是，佛法的精神與啟蒙、人本、懷疑的現代精神是相合的，觀釋迦牟尼佛悟道行道的過程，無時不在反思懷疑，無時不在知非即捨，無時不在為確立人的高貴而奮鬥。我們先列舉《華嚴經》中與理性、科學、自由、個人這些“現代性”核心要素相關的論述。

理性：

思惟諸國土，色與非色相，一切悉能知，如是業應作。[[10]](#footnote-9)

過去現在未來世，所有言說皆能了。而知三世悉平等，此無比解放便力。[[11]](#footnote-10)

科學：

此菩薩緣十種難得法而發於心。何者為十？所謂：是處非處智、善惡業報智、諸根勝劣智、種種解差別智、種種界差別智、一切至處道智、諸禪解脫三昧智、宿命無礙智、天眼無礙智、三世漏普盡智。[[12]](#footnote-11)

這十法涵蓋和超越了現在的諸科學門類。

自由：

如來最自在，超世無所依，具一切功德，　　度脫於諸有。無染無所著，無想無依止，體性不可量，見者鹹稱歎。光明遍清淨，塵累悉蠲滌，不動離二邊，此是如來智。若有見如來，身心離分別，則於一切法，永出諸疑滯。[[13]](#footnote-12)

個人：

爾時，菩薩觀去、來、今一切眾生所受之身尋即壞滅，便作是念：“奇哉！眾生愚癡無智，於生死內受無數身，危脃不停，速歸壞滅。若已壞滅，若今壞滅，若當壞滅，而不能以不堅固身求堅固身。我當盡學諸佛所學，證一切智，知一切法，為諸眾生說三世平等、隨順寂靜、不壞法  
性，令其永得安隱快樂。”[[14]](#footnote-13)

由上我們已經可以發現，佛法並沒有拒絕理性、科學、自由、個人，這些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必然。佛法與西方最大的差別在於，佛法證到了“無染無所著，無想無依止”的那個，並由此涵攝理性、科學、自由、個人，從而將它們超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境地。西方的文化始終在執有中打轉，始終沒有摸到阿賴耶識，更沒有摸到“純覺遺身”“五蘊皆空”。我們可以說，佛法、《華嚴經》能夠涵攝、療愈、超越“現代性”，全在於其“第一義諦”的發見。

西方哲學普遍認識到理性思辨無法認識“自在之物”，但是怎麼認識“自在之物”，西哲沒有找到答案。在理性思辨無法認識“自在之物”這一點上，《華嚴經》與西方哲學是一致的，但理由更深刻。西方是用理性推論理性自身的局限，而佛法是深刻認識到涵蓋理性的第六意識本身即為妄起，以妄求真，安可得乎？

解脫明行者，無數無等倫，世間諸因量，求過不可得。佛非世間蘊，界處生死法，數法不能成，故號人師子。其性本空寂，內外俱解脫，離一切妄念，無等法如是。[[15]](#footnote-14)

佛法微妙難可量，一切言說莫能及，非是和合非不合，體性寂滅無諸相。佛身無生超戲論，非是蘊聚差別法，得自在力決定見，所行無畏離言道。[[16]](#footnote-15)

用世間的諸種因明邏輯去求“第一義諦”的過失是不可得的，有為法的數法再高深的數學打不進去。在生滅的蘊處界中去求“不生不滅”的那個，是緣木求魚。

面對“自在之物”不可知的困境，佛法給出了方法論上的突破——聖智內證，這也是解決“現代性”問題的根本。那就是達摩所說的“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身心主客內外統統讓位。既然執“有”會陷入矛盾自反與生滅，那就不去執。“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五蘊”（當然也可說《大乘百法明門論》的前四種法：心法、心所有法、色法、心不相應行法）可以涵蓋西哲中的所有範疇。“五蘊”之所以為“蘊”者，深度地執戀與嵌入也，以至於西方哲學家始終認為人只能透過“五蘊”的種種範疇去認識，然而佛陀通過實證明確指出：“五蘊”之外，還有其他一路。要說的是，這不是一種理論，而是親證可得的經驗事實。《楞嚴經》二十五圓通尤其觀音菩薩耳根圓通說得很清楚了。《華嚴經》當然也是一致的。

多中無一性，一亦無有多，如是二俱捨，普入佛功德。眾生及國土，一切皆寂滅，無依無分別，能入佛菩提。眾生及國土，一異不可得，如是善觀察，名知佛法義。[[17]](#footnote-16)

但是，證到的這個第一義諦與現象界是什麼關係呢？ 張公尚德老師說過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18]](#footnote-17)生滅法是依著不生不滅的如來藏才能產生的，如來藏本具產生生滅法的潛能：

性覺必明，妄為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為世界。[[19]](#footnote-18)

自性的那個性明（真如）是本自常明的，不會因為以之為明或不以之為明而失去自己的本明。當我們以之為明的時候，這個明已不是它的本明，於是“因明立所”，所既妄立，能也就跟著出來了，於是無同異中熾然產生了同異。特別要注意的是，是生滅法死死地與真如（不生不滅）和合，而不是真如主動找生滅法去和合。所以說，不生不滅與生滅非一非異。就其非一一面講，真如是絕待的，就其非異一面講，真如是融徹的。萬物在歷史的生成上與當下的存在上是以真如為根基的；萬物本來是真如，皆具轉化、揚棄、回歸於真如的潛能。理無礙、事無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的華藏世界海之能成立，便是由此。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問德首菩薩言：“佛子！如來所悟，唯是一法。雲何乃說無量諸法，現無量剎，化無量眾，演無量音，示無量身，知無量心，現無量神通，普能震動無量世界，示現無量殊勝莊嚴，顯示無邊種種境界？而法性中，此差別相，皆不可得。”時，德首菩薩以頌答曰：“佛子所問義，甚深難可了，智者能知此，常樂佛功德。譬如地性一，眾生各別住，地無一異念，諸佛法如是……亦如大海一，波濤千萬異。水無種種殊，諸佛法如是。”[[20]](#footnote-19)

西方哲學一直試圖通過形而上學安頓形而下的世界，沒有成功。華嚴智慧，形上形下打成一片。生滅法因不生不滅獲得了點化與超升，不生不滅因“上與諸佛同一慈力，下與眾生同一悲仰”而沒有像西方那樣落入僵固與獨大。

《華嚴經》以此能夠療愈與超越“現代性”困境。我們分別針對科學主義危機和人文政治危機而說之。

（一）《華嚴經》對“現代性”科學觀念的療愈與超越

通達了第一義諦盡虛空遍法界之後，世間一切知識系統都可容納進來，都必容納進來。《華嚴經》之獨對“現代性”“全球化”問題有特殊意義在此。通讀《華嚴》經文，不是科學精神所能形容的。菩薩的修行要能通達各個門類的科學。但《華嚴經》中的“科學”觀念與“現代性”的科學觀念又有極大不同，它的療愈與超越至少表現於以下三點。

1.《華嚴經》是在差別法中觀第一義諦。《華嚴經》是強調菩薩應該修學無量廣大的知識，但這些知識因為如來藏妙覺明性的點化，是貫通上下的。如說：

了知差別法，不著於言說，無有一與多，是名隨佛教。[[21]](#footnote-20)

晝夜日月及年劫，世界始終成壞相，如是憶念悉了知，此時數智方便力。一切眾生有生滅，色與非色想非想，所有名字悉了知，此住難思方便力。過去現在未來世，所有言說皆能了，而知三世悉平等，此無比解方便力。[[22]](#footnote-21)

《十住品》中的“修行住”要求：

佛子！雲何為菩薩修行住？此菩薩以十種行  
觀一切法。何等為十？所謂：觀一切法無常、一切法苦、一切法空、一切法無我、一切法無作、一切法無味、一切法不如名、一切法無處所、一切法離分別、一切法無堅實。是為十。佛子！此菩薩應勸學十法。何者為十？所謂：觀察眾生界、法界、世界，觀察地界、水界、火界、風界，觀察欲界、色界、無色界。何以故？欲令菩薩智慧明了；有所聞法，即自開解，不由他教故。[[23]](#footnote-22)

《十行法》中的“離癡亂行”要求：

佛子！何等為菩薩摩訶薩離癡亂行？此菩薩成就正念，心無散亂，堅固不動，最上清淨，廣大無量，無有迷惑。以是正念故，善解世間一切語言，能持出世諸法言說。所謂：能持色法、非色法言說，能持建立色自性言說，乃至能持建立受、想、行、識自性言說，心無癡亂。[[24]](#footnote-23)

此菩薩成就如是無量正念，於無量阿僧祇劫中，從諸佛、菩薩、善知識所，聽聞正法。所謂：甚深法、廣大法……演說種種名句文身法……不著一切世間法、分別一切世間法、甚廣大法、離癡翳照了一切眾生法、一切世間共法不共法……[[25]](#footnote-24)

復次，此菩薩摩訶薩，種種音聲不能亂。……菩薩入三昧中，住於聖法，思惟觀察一切音聲，善知音聲生、住、滅相，善知音聲生、住、滅性。如是聞已，不生於貪，不起於瞋，不失於念，善取其相而不染著；知一切聲皆無所有，實不可得，無有作者，亦無本際，與法界等，無有差別。[[26]](#footnote-25)

2.《華嚴經》掌握科學的目的是為了成就生命。對外是善巧度化眾生，對內是增進自己的修行。這和現代的科學教育是完全不同的，現在不要說理工科學生的大腦已經完全物化，就是人文社科類的學生也把人文當做外在於己的死物去分解加工，生命無法從所研究的知識中獲得任何滋養，人無法在知識中獲得挺立。科學和人文的裂隙從未有今日之巨大，知識的墮落從未有今日之嚴重！根本原因就是囿於色法與慾望，並以此為唯一，還沒有找到那個能將主觀與客觀、人與萬物、人文與科學統一起來的根源。但是在華藏世界海中，科學、人文原本為一：

佛子！雲何為菩薩具足方便住？此菩薩所修善根，皆為救護一切眾生，饒益一切眾生，安樂一切眾生，哀湣一切眾生，度脫一切眾生，令一切眾生離諸災難，令一切眾生出生死苦，令一切眾生發生淨信，令一切眾生悉得調伏，令一切眾生鹹證涅槃。佛子！此菩薩應勸學十法。何者為十？所謂：知眾生無邊、知眾生無量、知眾生無數、知眾生不思議、知眾生無量色、知眾生不可量、知眾生空、知眾生無所作、知眾生無所有、知眾生無自性。[[27]](#footnote-26)

菩薩如是成就寂靜身、語、意行，至一切智，永不退轉；善入一切諸禪定門，知諸三昧同一體性，了一切法無有邊際，得一切法真實智慧，得離音聲甚深三昧，得阿僧祇諸三昧門，增長無量廣大悲心。是時，菩薩於一念中，得無數百千三昧，聞如是聲，心不惑亂，令其三昧，漸更增廣。作如是念：“我當令一切眾生安住無上清淨念中，於一切智得不退轉，究竟成就無餘涅槃。”[[28]](#footnote-27)

1. 《華嚴經》的智慧可以啟發、引領當下的科學研究。如我們所知，賦予萬物質量的希格斯場有兩個自然屬性，當它關閉，則其強度值為0，當它開啟，則其強度值為巨大，這兩種情況下原子都不會存在。然而，希格斯場卻只處於一個細微的開啟狀態，只有全開狀態下的1萬萬億分之一，這個“恰到好處”的數值使得本應空寂的宇宙產生了質量與動植物。為什麼會如此恰到好處？為什麼這裡不是一片空寂？這是當前理論物理學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物理學家們提出了“超對稱”“巨大額外維度”的假說來解釋希格斯場詭異的調整值。怎麼驗證這些假說呢？需要在大型強子對撞機中使高速粒子相撞破碎，來觀察是否有新的粒子或微型黑洞或其他意想不到的現象出現。然而至今為止，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強子對撞機已運行數次，並未取得任何突破。科學家們均認識到，當下的理論物理研究已達到某種臨界的極限，能夠跨過這個轉捩點，則我們會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境界，在尋找統一場的旅途中繼續前進。如果不能跨過，則我們會陷入明知問題在那卻永遠無法解答的沮喪境地。

在佛法看來，現代科學依據的科學哲學本身就是有問題的。它基於兩個預設的前提：和合的物質觀和固化的心識觀。這兩個前提均基於有限經驗的歸納，把“從未”強作“永不”。

先說和合的物質觀。現代理論物理的研究雖然已經極盡精微，但就其以物質為因緣聚合的觀念來說，與古希臘並無二致。如其最前沿的弦論已將組成物質的極微深入到二維的能量線，但還是聚合的觀念。粒子對撞實驗之可行，也是以此觀念為前提。佛法明確地否定這種觀念。佛在《楞嚴經》中以組成物質的最小單位“鄰虛塵”為例：

汝觀地性，麁為大地細為微塵，至隣虛塵析彼極微，色邊際相七分所成，更析隣虛即實空性。阿難！若此隣虛析成虛空，當知虛空出生色相。汝今問言：“由和合故，出生世間諸變化相。”汝且觀此一隣虛塵，用幾虛空和合而有？不應隣虛合成隣虛。又隣虛塵析入空者，用幾色相合成虛空？若色合時，合色非空；若空合時，合空非色。色猶可析，空云何合？[[29]](#footnote-28)

物質的最小單位再往下析解就是虛空了。若說物質是和合而成，難道虛空能夠和合成物質的最小單位？顯然不對。同時，物質的最小單位也不能自己合成自己，因為它已經是最小的了。這個“和合”悖論本質上和理論物理面臨的最緊迫的困境是一樣的：為什麼本應是一片空寂的宇宙裡恰恰就產生了“有”？佛法認為這個原因根本就不可能在“有”本身的結構裡找到。希格斯場詭異調整值的原因也無法在希格斯玻色子本身中找到。試圖通過依舊延續了和合觀的粒子對撞實驗來尋其原因很可能是徒勞的。諸種被分得更細的“有”（因緣）本身即為虛妄，本身即具否證性，它們必將無往不陷入“和合”悖論。從“無”到“有”的這一步飛躍始終無法解釋。物理學的歷史即展現了這一點。從分子一路到希格斯玻色子，“有”總是被進一步的“有”追問倒，陷入死循環。

佛法認為諸生滅法根本上來說是如來藏的一種變態顯現，如來藏清淨本然周遍法界，所以說諸“有”在根本上並不是因緣和合而成。

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30]](#footnote-29)

我們藉著《楞嚴經》這一段重要的論述說現代科學哲學的另一預設：固化的心識觀。雖然“依賴模型實在論”也意識到了認知主體對認知結果的影響，但它認為人只能通過現有的、有限經驗內的心識狀態進行科學研究。但《楞嚴經》卻說“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人的心識狀態認知能力是可以不斷超升的，這一變量始終未被納入現代科學的研究範式。現代科學始終沒有進入到第八識，物理世界與心識的關係只漏出一絲微光。固化的心識觀會影響到科學家的思考方式，譬如我們為什麼就要把焦點聚集在希格斯場詭異的調整值上呢？我們憑什麼認為我們就不能認識到其值為0或巨大時那個沒有質量的世界呢？佛法的三界天人體系整個說的就是不同的心識狀態能夠認識到不同時空規律的世界。這和物理學最前沿的M理論有相似之處，M理論認為可能存在著10的500次方個宇宙，每個宇宙都有自己的定律，取決於內部空間如何捲曲，但並未意識到這和心識狀態的關係。

總之，西方科學一直在以有尋有，但佛法、《華嚴經》開出了“無”，開出了“什麼都不是”的境地：

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是故彼一切，各各不相知。[[31]](#footnote-30)

法性本無生，示現而有生，是中無能現，亦無所現物。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一切空無性，妄心分別有。[[32]](#footnote-31)

這種科學哲學層面的範式革命可以引領當下的科學研究走出瓶頸，並最終促成科學與人文的匯合，將人類文明帶入一個全新的境地。需詳文專述，此處從略。

1. 《華嚴經》對現代人文政治危機的療愈與超越

千百年來人類因為對本有的妙明覺性不能了知，囿於種種差別見，上演了無數的傾軋與屠殺。觀諸歷史，人類所涉足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滿了鮮血。近代以來，理論家們鼓如簧巧舌將物質主義與強力意志合理化，影響及今，文明、宗教、意識形態、國家、種族、階層、男女、個人集體之間不是爭吵與對立所能形容。對的東西在哪裡都是對的，哪裡分個什麼左派右派、東方西方？但是人類就是喜歡把自己牢牢地困在這些概念、符號上。佛法指出一個對現有政治哲學具顛覆性的認識，不但意識形態、國家、種族、階層、男女、個人集體這些為不實，就是眾生本身亦為幻。

眾生非內法，眾生非外法。一切諸法虛妄不實，速起速滅無有堅固，如夢如影，如幻如化，誑惑愚夫。[[33]](#footnote-32)

眾生及國土，一切皆寂滅，無依無分別，能入佛菩提。眾生及國土，一異不可得，如是善觀察，名知佛法義。[[34]](#footnote-33)

但是在這如幻中有一個不幻的，佛法整個的精神就是在說不要再搞威勢、種族、國土、強力意志那一套了，人的問題的真正解決不在於此，而在歸到不幻的那個。唯有對這個的親證才能使那些偉大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制度獲得真正堅實的基礎，否則無往不成為權力意志的文字遊戲。能體悟到這一點，表現在現世的行動上，那一定是“卿須憐我我憐卿”：

如是解者，即能覺了一切諸行，通達生死及與涅槃，證佛菩提；自得度，令他得度；自解脫，令他解脫；自調伏，令他調伏；自寂靜，令他寂靜；自安隱，令他安隱；自離垢，令他離垢；自清淨，令他清淨；自涅槃，令他涅槃；自快樂，令他快樂。[[35]](#footnote-34)

要說的是，這裡並不是要人人都去做和尚，這既不可能也無必要。而是說，這種最高的精神成就應該為人類社會的制度鋪陳與文化發展引領方向，使地球文明在和諧息諍中求其永續發展。[[36]](#footnote-35)

**五、人類文明前路的開拓：從西方中心論到文明類型論**

近代以來，西方的殖民主義在軍事上征服了非西方民族，但卻少有人注意到，相伴而來的聽上去很美的“啟蒙主義”是在心理上意志上剝奪了非西方民族文化的自我認同基礎。它按照“西方中心論”和“進化論”將世界各民族文化優劣排序，西方文明：進步、現代、普世；非西方民族文化：落後、傳統、地方。現在的非西方世界誰人不以此為標準而對歐美傾心膜拜？“個人、民主、自由”“功利至上”“放縱慾望”成為最高的時尚，什麼殖民歷史、民族文化全部置之腦後，轉身之間，帝國主義侵略者成了“民主偶像”“榮耀之源”。文化殖民至此為極！

然而，隨著歷史實踐的進展和理論研究的加深，人們漸漸清醒過來：西方文明不過是環地中海文明型發展而來的地方性文明，並不具有普適性。這一點在本文第二部分已經說得很清楚。[[37]](#footnote-36)

西方文明的問題前文也已經說得很清楚。再這樣發展下去，人類前途是沒有任何希望的。然而，西方文明要死亡，何必拉全世界陪葬？人類文明前路的開拓必須走出西方中心論，當然也不要東方中心論，而是文明類型論。不再以地域古今劃分文明的優劣，而是以好壞本身為文明分類。以本覺的親證和四無礙智慧融攝一切好的類型的文明（文化、技術、制度、藝術、習俗……）。這好的標準是什麼呢？要看它是解除煩惱的還是增進煩惱的，是知空的還是執有的，是善的還是惡的，是和合的還是“唯一”的，是身心靈均衡的還是縱慾的。

想起 張公尚德老師說過的一句話：“被帝國主義毒害了數百年之中華民族，如今面對世界文明的上述情況，正是處在可以、應當而且能夠在文化上撥亂反正的時節。”[[38]](#footnote-37)深蘊儒釋道諸子智慧的中華民族有責任也有能力引領人類文明步入新境。

根基是華嚴、中庸、天道智慧的起用。來自印度的華嚴智慧和生於中國的中庸、天道在文化品調上是高度相似的。二者均知從“有”中超升，再反過來調衡化育諸有。這是最高的修行，也是最高的為國為天下之道。

譬如船師，不住此岸，不住彼岸，不住中流，而能運度此岸眾生至於彼岸，以往返無休息故。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亦復不住生死中流，而能運度此岸眾生，置於彼岸安隱無畏、無憂惱處。[[39]](#footnote-38)

佛知眾生心，性分各不同，隨其所應度，如是而說法。[[40]](#footnote-39)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41]](#footnote-40)

我們再不能走西方大而霸之的路線了，而是要大而化之！先要能大，華嚴、中庸、天道都是更符合真際的哲學，先進的哲學引領先進的實踐[[42]](#footnote-41)，絕對要謙虛務實地努力，先自己在科學、經濟、軍事、民生等各方面達到一等。然後把世界各地區、各民族、各宗教的好的類型的文明統合到一大系統中來，引領人類文明在清淨平和裡互補、互化、無限超升、永續發展。想到這些，怎能不讓人熱淚盈眶？怎能不催人犧牲奮鬥？水深火熱中的各國人民都在翹首以盼這《歡樂頌》在全世界奏響的一天。

**六、南懷瑾先生、張尚德老師的志業究竟是什麼？**

對二位先生的評論很多了，褒之者有之，貶之者有之。以筆者的觀察，他們只是持守了基本良知的人類中之普通的一分子而已，面對一時代的艱難，面對眾生同胞的苦難，振臂高呼，舍身捐命。金溫鐵路建成的時候，張尚德老師打去電話道喜，南懷瑾先生說：人類文化鐵路的建設更重要！為人類鋪就一條平穩通向未來的文化鐵路，這是孔子的志業，是釋迦牟尼佛的志業，是耶穌的志業，是康德的志業，是馬克思的志業……失去了這一點，局限於某一教派某一知識門類評頭論足，追求某一教派某一門學問的獨大，那是非常無聊且無意義的。

**參考文獻**

書籍部分

[1] 張尚德（2009）。《張尚德演講集》。苗栗：達摩書院。

[2] 張尚德（2007）。《中國人是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 張志揚（2010）。《偶在論譜係：西方哲學史的“陰影之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4] 張志揚（2010）。《西學中的夜行》。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5] 張志揚（2004）。《形而上學的巴比倫塔：論語言的空間與自我的限度》。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6] 張志揚（2000）。《現代性理論的檢測與防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7] 汪民安（2012）。《現代性》。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8] 汪民安、陳永國、張雲鵬編著（2005）。《現代性基本讀本》。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古籍部分

[1]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 10，第 279 號。

[2]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大正藏》冊19，第945號。

[3]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大正藏》冊16，第670號。

[4] 《華嚴經疏鈔》。《乾隆大藏經》冊130，第1557號。

[5] 《禮記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翻譯作品部分

[1] 吉登斯（Giddens, A.）著（1990）。《現代性的後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原作1990年出版）

[2] 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著。《現代性的五副面孔》（Five Faces of Modernity）（顧愛彬、李瑞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3]吉萊斯皮（Gillespie）著。《現代性的神學起源》（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ity）（張卜天譯）。湖南：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原作2008年出版）

[4] 斯蒂芬﹒罗思曼(Stephen Rothman)著。《还原论的局限:来自活细胞的训诫》（Lessons from the Living Cell: the limits of reductionism ）（李創同、王策譯）。南京：譯林出版社。

[5] 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著。《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The Sadness of Sweetness）（王銘銘、胡宗澤譯）。上海：三聯書店。

期刊論文部分

[1] 張志揚（2004）。“是什麼”——技術的邏輯基礎及其反省。西方技術文化與後現代哲學學術研討會，2004年，頁3。

[2] 張志揚（2004）。“知其白守起黑”——“主從倫理”之政治秩序掩蓋了什麼。“現象學與倫理”國際學術研討會，2004年，頁213。

1. 《張尚德演講集》，頁66。 [↑](#footnote-ref-0)
2. 張公尚德老師增補於2012年5月道南書院禪七。 [↑](#footnote-ref-1)
3. 《華嚴經·菩薩問明品》中文殊菩薩問覺首菩薩“心性是一，雲何見有種種差別？……業不知心，心不知業；受不知報，報不知受；心不知受，受不知心；因不知緣，緣不知因；智不知境，境不知智。”覺首菩薩答曰“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是故彼一切，各各不相知。”這是佛法的認識，於後詳論。 [↑](#footnote-ref-2)
4. <“知其白守起黑”——“主從倫理”之政治秩序掩蓋了什麼>，頁213。 [↑](#footnote-ref-3)
5. 同上，頁217。 [↑](#footnote-ref-4)
6. 參見《還原論的局限——來自活細胞的訓誡》。 [↑](#footnote-ref-5)
7. <“是什麼”技術的邏輯基礎及其反省> ，頁3。 [↑](#footnote-ref-6)
8. 《張尚德演講集》，頁186。 [↑](#footnote-ref-7)
9. 哥德爾不完備性定理。第一定理：任意一個包含一階謂詞邏輯與初等數論的[形式系統](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D%A2%E5%BC%8F%E7%B3%BB%E7%BB%9F" \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A5%E5%BE%B7%E5%B0%94%E4%B8%8D%E5%AE%8C%E5%85%A8%E6%80%A7%E5%AE%9A%E7%90%86/_blank)，都存在一個命題，它在這個系統中既不能被證明為真，也不能被證明為假。第二定理：如果系統S含有初等數論，當S無矛盾時，它的無矛盾性不可能在S內證明。 [↑](#footnote-ref-8)
10.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064b08。 [↑](#footnote-ref-9)
11.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065b17。 [↑](#footnote-ref-10)
12.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084b02。 [↑](#footnote-ref-11)
13.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064c25。 [↑](#footnote-ref-12)
14.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103a29。 [↑](#footnote-ref-13)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063c23。 [↑](#footnote-ref-14)
16.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064b29。 [↑](#footnote-ref-15)
17.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065a10。 [↑](#footnote-ref-16)
18. 《張尚德演講集》，頁186。 [↑](#footnote-ref-17)
19.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T19，n0945，p.0120a08。 [↑](#footnote-ref-18)
20.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067a19。 [↑](#footnote-ref-19)
21.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065a08。 [↑](#footnote-ref-20)
22.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065b12。 [↑](#footnote-ref-21)
23.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084b22。 [↑](#footnote-ref-22)
24.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104c05。 [↑](#footnote-ref-23)
25.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104c15。 [↑](#footnote-ref-24)
26.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104c27。 [↑](#footnote-ref-25)
27.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084c13。 [↑](#footnote-ref-26)
28.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105a17。 [↑](#footnote-ref-27)
29. 《楞嚴經》，T19，n0945，p.0117b29。 [↑](#footnote-ref-28)
30. 《楞嚴經》，T19，n0945，p.0117c08。 [↑](#footnote-ref-29)
31.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066b06。 [↑](#footnote-ref-30)
32.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066b18。 [↑](#footnote-ref-31)
33.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103c08。 [↑](#footnote-ref-32)
34.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065a12。 [↑](#footnote-ref-33)
35.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103c10。 [↑](#footnote-ref-34)
36. 詳參張尚德老師《中國人是真的》<構建所需要的哲學與倫理>，頁33。 [↑](#footnote-ref-35)
37. 另可參看馬歇爾·薩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觀的本土人類學探討》 [↑](#footnote-ref-36)
38. 《中國人是真的》<構建所需要的哲學與倫理>，頁35。 [↑](#footnote-ref-37)
39.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106c12。 [↑](#footnote-ref-38)
40.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0279，p.0068b18。 [↑](#footnote-ref-39)
41. 《中庸》 [↑](#footnote-ref-40)
42. 當然，也不能再走過去泛道德主義的老路，而是要帶著這些智慧深入到當下的科學、人文發展中去，實現創造性轉化。 [↑](#footnote-ref-41)